

# “民间河长”在江苏：“全民治水，‘共治共享’”

本报记者 刘宇轩

江苏省是全国唯一拥有“大江、大河、大湖、大海、大运河”的省份，水域占全省面积的16.9%，位列各省之首。同时，江苏经济发达，产业集聚，以1%的国土面积创造全国10%的GDP，单位国土面积GDP密度名列榜首。

和所有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一样，水资源、水环境、水生态都是一道考题。

全面推行河长制后，江苏优化河湖治理模式，着力水资源的“共治共享”，创新推出“企业河长”“巾帼河长”“邮递员河长”“外籍河长”等“民间河长”40多万名，初步实现了“全民治水”和“共治共享”。

## 企业河长：昔日“排污者”今成“护河人”

常州市武进区广宇花辊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克，最近花费近两万元购置了一架无人机。有眼尖的职工看到，无人机常在厂区附近的黄土浜上空盘旋。他们纳闷，董事长既不是无人机爱好者，平日里也没摄影的习惯，咋就老对着摄像头拍个没完？

熟悉余克的人知道，他在这条河上花的心思可不少。自打2017年9月份当上武进区的“企业河长”，他对厂区旁这条黄土浜的责任更重了一分，感情也更深了一分。

“枯水期用无人机两三天飞一次，沿着河道排查重点排放口。”余克告诉记者，雨水少的时候，更容易形成水体污染。尽管每天上班前第一件事就是去河堤附近走走，察看水质，他还是不放心。听说用无人机可以俯瞰水体全貌，便赶紧安排人买回来。

武进区河网纵横，辖区内共有大小河流855条，其中很多是小微水体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，让大企业家对家门口的小河如此上心？

2017年，武进区湖塘镇就设立“企业河长”，召集企业家们座谈。会上，湖塘商会24家会长和副会长单位主动认领，承担起镇域内16条河流巡河、管护的社会责任。

轻工制造、机械电子、纺织印染……湖塘科技产业园大批企业是当地的纳税大户、产业龙头。然而，多年前，这里也因不少企业耗水量大、排污量多，吃过粗放型发展的亏。

在余克的印象中，童年时代，河里可游泳嬉戏、淘米洗菜，一派水清岸绿。然而，自从工业成为湖塘主导产业，大小企业排污，“水混了、河臭了、鱼虾也没了。”

问题在水里，根子在岸上。武进区水利局局长刘建荣介绍说，武进部分地势低洼，河流好比流淌在“锅底塘”中。“一旦周边有企业向水体中排污，水质就下降明显，且恢复缓慢。”刘建荣说，“企业河长”首先要带头自律，通过技术改造和内部管理控制排放，形成示范效应，让企业争做水体管护的“主人翁”。

每月巡河不少于两次、发现水体污染取证反馈、发掘治污前沿技术、交流治水心得……从“排污者”到“治污者”，“企业河长”身份之变体现在行动中。

一次，余克在巡河中发现，水面在阳光照射下，有少量斑点状的油污。后经走访发现，这是



左图：常州市武进区“企业河长”、广宇花辊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克正在巡河。



右图：昆山市张浦镇“外籍河长”何诺正在沿河捡拾垃圾。

图片均由江苏省水利厅供图

一些机械制造类企业在清理车间时把油污冲进了雨水管道。

“别小瞧了一两滴油污，多了就成了大问题。”余克随即向各企业发出倡议，除在雨水管网网入河总排口处安装吸油装置外，厂区内部窨井也要加装隔油池，做到雨污绝对分流，不让滴油入井。余克说，这一方案实施后，三年内再未出现过此类问题。

余克专门邀请常州大学专家到黄土浜河道现场勘查，制定治理方案，在政府原有整治资金外，另行投入30万元，用于栽种水生植物、打造景观浮岛。余克说，目前，他管护的黄土浜生态修复工作已初步完成。

广宇花辊机械有限公司投入400多万元，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及在线监控；国茂减速机集团有限公司投入近500万元升级废水处理设施；江苏瓯堡纺织染整有限公司投入630万元提升改造雨污分流、污水预处理、废碱液回收……

湖塘商会已召集270多家会员企业，建立起会长企业牵头、会员企业参与的“1+8”河流共治模式。湖塘镇企业还共同设立了生态文明共建光彩基金，从2017年开始，每年筹资200万元，用于河道清淤整治和水环境修复。

“我们积极引导企业家参与到流域治理中来，鼓励但不强制，更不是摊派。”刘建荣说，“企业河长”均由企业家主动认领，且以就近为原则。参与企业规模较大，都重视环保投入和污染防治，在当地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。

从一名企业家巡河，到发动企业员工和家属全员参与，“企业河长”释放了水生态治理的“乘数效应”。

国茂减速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湖塘镇商会会长徐国忠说，我们现在治污，是一种偿还，希望能以“企业河长”等机制为纽带，树立“反哺生态”的观念。

## “外籍河长”：河长有国籍环保无国界

苏州昆山的外企员工何诺（Renaud Jacques BODOT），常对着家门口河道里的垃圾、异物甚至工业废弃物拍了又拍，拍完第一时间发在微信群。

原来，早在2019年12月，何诺就“应聘”于昆山市张浦镇水利（水务）站，成为苏州首位“外籍河长”。

“经常走在河堤上，看看河里有没有漂浮物，岸上有没有垃圾。简单的自己处理，处理不了的就拍照通知镇上。”何诺说，这份“业余工作”现在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。

何诺负责的诸天浦位于张浦镇境内，北起吴淞江，南至支浦江，全长5.5公里，是沟通水系间的重要通道，水质常年稳定Ⅲ-Ⅳ类，河岸边草木葱郁，风景怡人，是附近居民休闲散步的好地方。

河边是否有垃圾、水面是否有漂浮物、水质是否有变化、沿岸是否存在非法排污……何诺对巡河中的观察要点很是“门清”。这位金发碧眼的法国大叔，身穿“河湖监督员”蓝马甲，手拎环保垃圾袋，快步于河堤上，这身装扮常引得不少行人回头。

何诺在中国生活了14年，先后在沈阳、烟台、上海等城市工作。4年前，他和家人到昆山定居。在一次“民间河长”公开征集活动中，他报了名，后来成功入围，聘期3年。

江苏域内的河堤湖堤上，共竖起标明河湖长职责的公示牌近10万块，何诺管护的这条河也不例外。不同的是，张浦镇水利（水务）站特意在“外籍河长”的公示牌上标注了“中英双语”。

牌子立在河堤，职责谨记心里。一次巡河，何诺在河坡发现被倾倒的铝粉，及时上报，避免了工业固废对水体的污染。

夏日炎炎，沿着河岸巡查，不久就满头大汗。看到不远处一艘保洁船缓缓驶来，何诺赶忙招呼保洁员靠岸，麻利地登上船，拿起长长的竹篙网，开始打捞河里的漂浮物。这位“洋河长”与保洁员一抄一挑，配合默契，动作娴熟。

为何法资企业的高管会对中国的一条河心念念，还当上了个管河的“官”？何诺告诉记者，妻子常用他的名字打趣道，中文名字姓“何”，现在又当上“河长”，看来真要与“河”结下不解之缘。

何诺回忆说，他的老家位于法国东北部小城斯特拉斯堡，东侧隔莱茵河与德国相望，家门口不到20米的地方就是一条小河。河

畔曾有一些企业污水直排，水质变差。后来，法国严格河湖环保管理制度，通过治理，河水才逐渐清澈起来。

“在我所了解的法国，并没有‘河长’这样的概念。在我看来，中国做法是治理河流的一次有益的创新。”何诺表示，“民间河长”可以带动整个企业、行业或是社区，让大家都参与到水资源保护中来，不只是政府在发挥作用。”

张浦镇水利（水务）站站长史杨峰介绍，当前，张浦6位“民间河长”中，包括何诺在内，有3位是“外籍河长”，两位法国籍、一位德国籍。这对带动周边外资企业管河、护河有很强的示范效应。

何诺所在的法资企业专门生产化妆品展柜，近期市场不错，订单像雪花一般涌来。何诺的工作节奏马不停蹄，吃个午饭都要掐算着时间。即便这样，每周两次的固定巡河，他雷打不动。

不仅身体力行，“外籍河长”们还积极向外界推介中国河湖的治理经验。6月15日，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对话沙龙，何诺作为发言代表，向驻华使节、在华多双边机构代表和专家学者，介绍自己作为江苏“外籍河长”参与河湖治理的绿色实践。

他在发言稿中这样写道：“作为河长，我身在社区，服务社区，也服务长江流域这个更大社区。”

史杨峰说，邀请外国友人担任河长，不光是让他们参与巡河、捡拾垃圾，更想借助他们的“外籍河长”身份，宣传环保理念，推介中国治水经验。

赴京参加沙龙前，何诺告诉记者，十几年前，他居住在中国东北，空气中雾霾很重。如今，中国山青水美的生态巨变让他感到惊诧。

“河长有国籍，环保无国界。这里就是我的家，守护河湖生态环境，就是守护自己的家园。”他说。

## “银发河长”：银发护绿水 志愿夕阳红

在江苏海安市白甸镇施溪村，有一支由

17名老党员组成的护河队，平均年龄超过了70岁。乡亲们称他们是“银发护绿水志愿者服务队”。

平日里，队员们两人一组，身着红色志愿马甲、救生衣，头戴红色檐帽，乘船巡河。他们一前一后，一人用竹竿撑船，一人用捞网打捞。“看到哪边漂浮物多了，就用手机一拍，打捞结束再用手机拍一次。”今年66周岁的护河队员李章顺说，一前一后两张照片，便可确认清理是否到位。

河长制全面推开后，江苏农村地区小微水体水质状态明显好转。在白甸镇施溪村，河流整体水质已经达到Ⅲ类，不少村民直接在河水中淘米、洗菜。

村民们说，就在十几年前，“村里不通自来水，老百姓洗完衣服就到河里冲一下，连带着洗衣粉也流到水中。”水体富营养化最严重时，农业灌溉连水都抽不出来，且水质混浊。

“河道里的水花生厚得吓人，讲得玄一点，人在上面走，好比‘轻功水上漂’，都不会掉进水里。”回忆起水质最差的状态，曾做过村保洁员的老汉卢根山不禁向记者直摆手。

河长制推行后，“银发河长”们也活跃在民间治水第一线。

2019年，白甸镇在排查污染源时，发现施溪村内一家养猪场，距离河道仅有几十米，存在污染水体的隐患，要求尽快拆除转移。但由于养殖户抵触情绪较大，整改工作迟迟不到位。

关键时刻，“银发河长”董留才主动请缨，多次到养殖户家中讲解政策、耐心劝说，养殖户最终答应回归。

海安市水利局副局长孙小进曾在白甸镇工作多年，他认为，“银发河长”在村民中享有威望，帮助化解了河道管理中的许多矛盾。

在农村小微水体的整治过程中，界河是一大难点。白甸镇施溪村与邻镇有一条长约850米，宽约18米的界河，管理存在一定盲区，漂浮物和垃圾较多，村民意见很大，两地曾多次商议未果。

护河队员了解情况后，主动联系邻镇环保办现场办公，确定施溪村先期河道整治，后期齐抓共管。统一部署后，护河队员和专业清理打捞人员一道清理水上漂浮物10余吨，套笼、网簖3处，河坡垃圾20余吨。

“臭水沟”终于变成了“碧玉带”，村民们都说“银发河长”功劳大。

孙小进告诉记者，最近一家央企在考察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后，决定投资5亿元建设一座“房车湿地公园”，就是得益于水环境的整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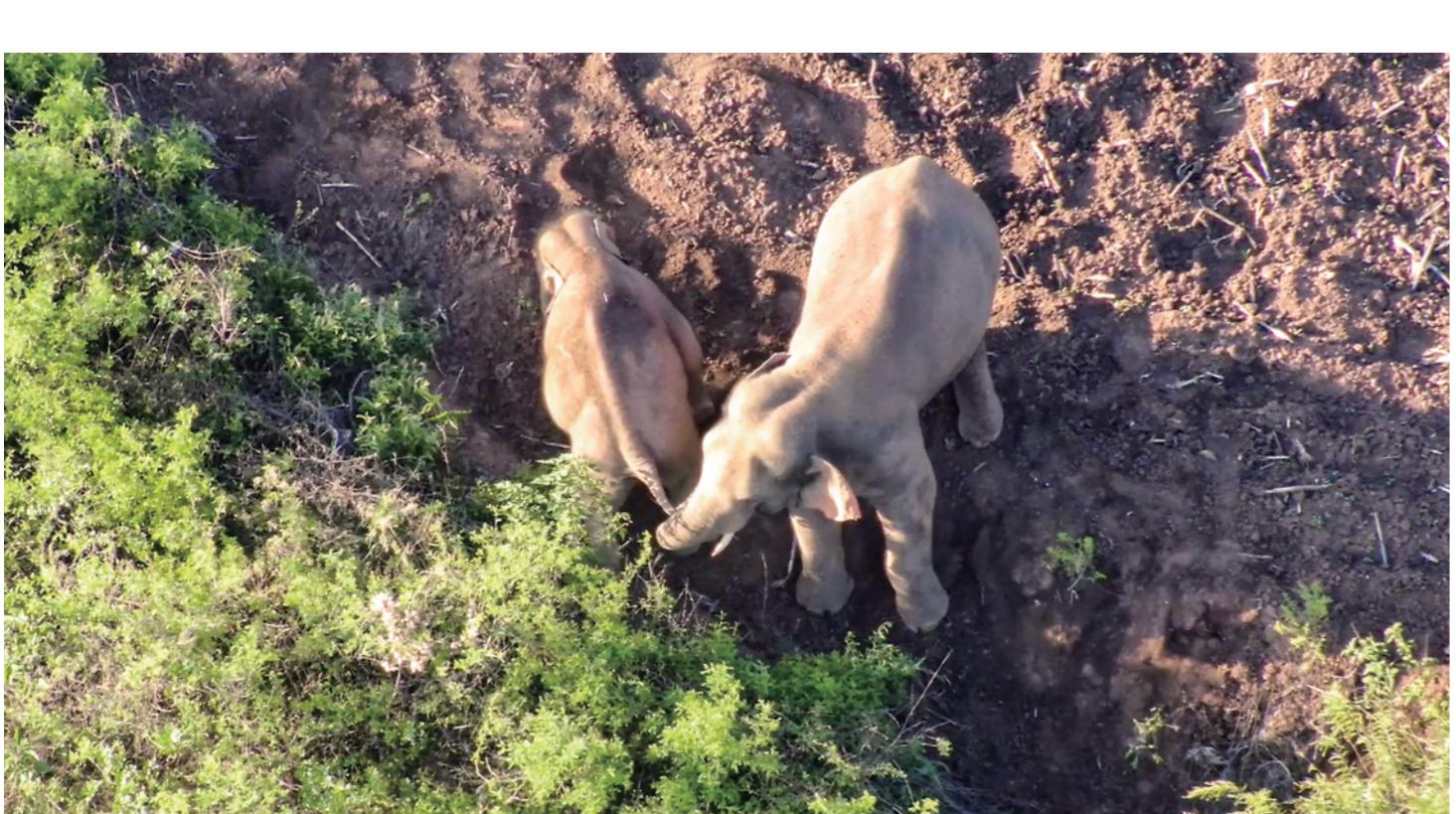
在“银发河长”的倡导下，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守护河湖的工作中。一幅“山青、水美、人和”的锦绣乡村美景正徐徐展开。

多位专家表示，“民间河长”不仅仅是多了一个“河长”，更是社会共治的管理创新。



扫码观看视频  
《温度·我在  
中国当河长》

# 云南北移亚洲象群从峨山县重回易门县



六月二十日在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拍摄的象群。

新华社发（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供图）

动路线周边村庄多且分布零散，安全防控难度加大。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工作组下沉一线指导工作，召开现场研讨会，研判象群迁移方向，商讨安全处置方案，对确保人象安全提出要求。省级指挥部密切关注象群迁移动向，针对象群北移情况，指导开展监测预警和现场布防，组织专家实地踏查评估，分析研判象群迁移路线，研究制定引导和布防方案，并要求现场指挥部加强

（上接1版）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副教授田生科，就将他的实验室搬到了黄岩山区，在宁溪镇岭根村开展“精品柑橘绿色智慧栽培模式构建及技术集成示范”项目研究。2018年，田生科作为黄岩区柔性引进的高端人才，在岭根村流转200余亩土地种植质优价高的“红美人”柑橘，直接帮助周边50多户群众增收，并带动全镇新增1500亩柑橘种植基地，新增650余个就业岗位。

活跃在黄岩乡村的教授，还有指导农户种植中药材的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谈献和，有历时5年打造出网红“版画村”的浙江师范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院长夏盛品，他指导建设农村文化礼堂500多家，让文化融合乡村，助力乡村文化振兴。

院校“大咖”的下沉，带来了全新发展理念，拓宽了黄岩区基层干部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视野。

平田乡黄溪村有一个500亩的茶园，种在被称为“台州大水缸”——长潭水库周边的黄毛山山顶。从村里到茶园的羊肠小道，要步行近两小时，由于长期无人维护，野草遮蔽了茶树。

2018年，平田乡引进资金，打造农旅融合的“山野天露”，卖点就是在露营中与大自然零距离接触。山水茶园的旖旎风光，日出日落、星辰云海的浪漫情怀，吸引游客来这里打卡，不提前预约压根就订不到露营帐篷。

27岁的村民戴建青是这里的露营帐篷主管。他介绍，平时有30余位村民在这里上班，采茶季会有100多人来干活，“带动的就业虽然不多，但络绎不绝的游客，让附近村民的枇杷、杨梅、竹笋等土特产卖火了。”

从引资到引“智”，再到“智”资同引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黄岩区紧紧扭住产业振兴这个关键抓手，创建103个美丽乡村精品

村，2020年乡村旅游人数突破130万，旅游收入达到6700余万元。创办农业龙头企业24家，家庭农场365家，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。发展柑橘种植户8.5万户，年产水果罐头10万余吨，产值达18亿元。从“输血”到“造血”的转变，让昔日“空心村”又多了“烟火气”。

“小橘灯”暖心工坊，是黄岩“无中生有”的神来之笔。

记者走进岭根村“小橘灯”暖心工坊时，瞬间被这个由村委会底层楼房改建的“车间”吸引。只见数十位村民，或结绳、或压塑料圈、或组装瓶盖，忙得不亦乐乎，正在为某品牌饮水杯组装配件。

“每天都有50来人在这里做工，工作很方便，还能照顾家。”岭根村支部书记牟同耀说，村里推进“东厂西扩”行动，号召一些在东部的企业，将部分需要手工加工的生产环节，挪到西部山区，不仅让村民能够就近挣钱，还节省了企业成本。

黄岩区已有54个行政村建起了“小橘灯”暖心工坊。“我们以全域协作为抓手，推动资源要素上山下乡，共同撬动乡村全面振兴。”黄岩区委书记陈建勋说，“乡村全面振兴，才能实现共同富裕，才能让群众不在异乡叹‘乡愁’。”

2018年，黄岩区与同济大学在宁溪镇乌岩头自然村、屿头乡沙滩村共建“乡村振兴学院”，把黄岩乡村振兴的实践搬进了课堂。截至目前，这家行走在黄岩乡村的学院，共培训和接待来访人员18095人次。

沙滩村也是杨贵庆团队规划的老街，从村头到村尾，宋代的古物、古树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初的建筑风貌一览无余，置身其间仿佛穿越了时空。陈建勋说，“黄岩实践，犹如一颗种子，我们期待它长成参天大树。”

（参与采写：卢阳）